编辑:严晓星 美编:刘玉蓉 校对:孙晓冬 组版:曹瑶

抗战故事

陶勇与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

——写在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

□张绮 李乐德

1958年5月,肖劲光、陈赓大将在陶勇陪同下,由新护卫舰昆明号专送南通访问。肖司令站在狼山上,看到群众排着长龙上军舰,赞叹道:“陶勇在南通的威信真高啊!”

1941年,陶勇旅长手持反“扫荡”作战中缴获之日本军刀,此时二十八岁的陶勇已就任新四军一师三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分区司令员。

1961年3月,陶勇司令员陪同贺龙元帅、罗荣桓元帅、许世友上将等视察舟山,在“沙家店”号扫雷舰上与水兵合影。

1942年冬,东条英机亲自到南京部署“清乡”计划,将临江濒海、地处上海对岸、对其威胁最大、又物产丰富的苏中四分区作为第一期“清乡实验区”。苏中四分区指的是当时的(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个区域。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到第四分区部署反“清乡”斗争,一见陶勇就笑着说:“陶勇同志,祝贺你呀,你的名字在东条英机那里挂上了号,鬼子发誓要半年之内活捉你呢!”陶勇也笑着回答:“承蒙东条英机看得起我,不过他们的计划肯定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1943年春,日伪军企图以1.6万优势兵力在6个月内彻底消灭四分区内的抗日武装。陶勇根据军区和区党委的指示,从主力部队抽调骨干力量充实地方武装,加强政治保卫队和锄奸队,分散在“清乡”圈内,广泛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战、破击战和反保甲、反伪化斗争,与日伪斗智斗勇,使敌人疲于奔命。留在清乡圈内作战比较有名的有东南警卫团。他自己带领三旅主力部队第七团和南通警卫团在日伪间隙中灵活穿插,机动作战,两个月内先后攻克金沙、余东、六甲、悦来镇等多处日军据点,平毁碉堡百余座。

日伪全面“清乡”遭受沉重打击后,又从武汉调来四十师团之青木旅团,实施强化“清乡”,采取梳篦、拉网式战术,分十几路向中心区分进合击,反复“清剿”。日伪军还在“清乡”区边沿构筑封锁线,扎起了几百里长的封锁篱笆,封锁了第四分区29个区,在封锁线设立大小检问所150多个,碉堡、瞭望哨林立。为彻底打破敌人的封锁,陶勇带领干部战士深入群众,发动民工同日伪磨洋工,破坏封锁线,组织群众乘隙向封锁圈外转移疏散,同时不断袭击日伪据点,破袭封锁线。1943年7月1日,在陶勇统一指挥下,数十万军民齐动员,在280公里长的封锁线上展开大规模的破击战,这一夜,浓烟滚滚,火光烛天,日伪苦心经营3个多月的封锁篱笆,一夜之间化为灰烬。这个苏中四分区反“清乡”的标志性事件,延安《解放日报》作了专门报道,给予高度评价。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在给陶勇、姬鹏飞等人的嘉勉电中指出:“四分区工作是苏中最有成绩的”,“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是中国抗战史上大事件”,“是中华儿女与日寇作生死斗争的壮烈的伟大史诗,是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1944年春,陶勇率第三旅主力跳到“清乡”圈外,在高邮、兴化、宝应、东台、泰州、如皋等地对日、伪、顽发动连续进攻,其中在车桥战役中,他指挥第三旅第七团担任主攻,攻下日伪碉堡52座,毙伤日伪官兵298人,俘168人,创华中生俘日军之新纪录。5月中旬,苏中区党委发出“抓紧反据点斗争”的号召,陶勇指挥分区主力连续出击。三旅特务第四团突入“清乡”圈内,首战童家甸取得胜利;接着,东南警卫团又攻克竖河镇。6月23日,有“新四军老虎团”之称的第七团,在如东耙齿林全歼出外“扫荡”的日伪军500余人,击毙日军中队长加藤,俘日伪军200余人。6月27日,陶勇率特务第四团在民兵配合下,一举攻克日伪重要据点南坎镇,打开了“清乡”区内外的通道。

陶勇还十分重视改进部队武器装备。日军为对付陶勇部队神出鬼没的出击,专门配制了一种特制的精巧轻便、射击速度快、有夜间瞄准器、带有刺刀的九六式机枪。当时日伪方面有传说:“日本天皇有令,部队如被击散也要先毁掉此枪,不能落到新四军手里。”陶勇听说后向部队号召:“把什么‘弯夹子’缴来我看看,先缴一支,再缴一打,大家比赛,看谁先缴到。”他亲自布置分区特务营的两个连,以“掏心战术”夜间突进到封锁线内,打掉兵房镇据点,抓到1个日军,缴了1支九六式机枪。全分区军民不到半年时间就缴获13支。他还和姬鹏飞亲率部队深入丰利据点,以神速行动,活捉了几百伪军。陶勇之威名,使苏中日、伪、顽闻风丧胆,而广大人民则称赞陶勇为勇将、虎将。

1943年秋,陶勇曾多次动脑筋准备袭击南通“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的官邸,并通过情报局千方百计搞来张北生起居行动的详图。陶勇接到地图一看,攻城主要问题不在于兵力,而是清乡公署南侧的濠河太宽,不宜奇袭。濠河阻隔,当年未能端掉张北生的老窝,陶勇耿耿于怀,一直视为战斗生涯中的一件憾事。

四分区军民在1944年夏、秋季攻势中,先后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9个,平毁碉堡200座,不仅收复了“清乡”以来被日伪军占领的地方,而且使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有所扩大。其中还有陶勇许多生动的故事,譬如单刀赴会、深入虎穴,收编顽军徐宝富、海匪孙二富,组建苏中军区海防团(后改称“海防纵队”),亲自兼任司令员,使黄海变成抗日、反“清乡”斗争的可靠后方。又譬如建立兵站,穿越封锁线,保障根据地的医药和其他物资的供应,就是电影《51号兵站》述说的故事。陶勇还亲自策划、单线联系原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率部假投诚,在潜伏166天、为我反“清乡”斗争提供大量情报后,于9月底又摧毁敌据点,“破腹而出”,起义回归新四军,演绎了一场现代“特洛伊木马计”的传奇。在此不再一一赘述。至年底,在九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陶勇指挥四分区抗日武装共作战2165次,毙伤俘日军315人,伪军5301人,镇压汉奸、特务1465人,攻克据点55处,破击竹篱313公里,破坏公路281.5公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抗日军民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东南警卫团王澄团长和鲍志椿政委同时遭袭牺牲,可能是反“清乡”斗争中最重大的损失了。后来据鲍奇叔叔回忆,陶勇在听取清乡圈内敌情汇报时就不无忧虑地说:“我最担心的是王澄他们在清乡圈内的安全。”当他接到王、鲍牺牲的电报异常悲愤,许久不发一言。他反复看着那份不长的电文,似乎不相信是真的。半晌才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1944年12月,陶勇奉命率第3旅主力一部,随粟裕南下,发展苏浙抗日根据地。临行前给留在四分区的战友写信:“这次与你们分别了,我心里非常难过得很。17日遇见张(文碧)、刘(春山)、栗(亚),更加心中难过起来了。现在又要写信给你们,可拿起笔来,就想起你们,不由我心中难过起来了。我们在一起工作,你们对我很多的帮助,一下子与你们分别,我就像掉了一只手一样,老同事,你们不会忘记我吧!……我没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只好送一点香烟给你们吸。我走了,再会吧!陶勇,18日早。”一连三个“难过”,道出了陶勇对南通、南通人民的依恋和热爱。

南通人民也爱戴陶勇将军。1958年5月,肖劲光、陈赓大将在陶勇陪同下,由新护卫舰昆明号专送南通访问,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第一次到人民海军的军舰上参观,肖司令站在狼山上,看到群众排着长龙上军舰参观,喜笑颜开,军民一家的情景,赞叹道:“陶勇在南通的威信真高啊!”

传家宝

丁有煜的一件旧藏

□徐继康

尝在南通博物苑公众号之“赵公说铃”中,见赵鹏先生有《李御的自书诗》一文,赏读一过,十分叹服赵公学识渊博,考证精详。他所记述的这件李御自书诗,正是敝斋的收藏。

大约五六年前,上海一位从事古书画收藏的朋友告诉我,说收了一件乾隆时期镇江著名诗人李御的书法真迹,是写给一个叫“个仙先生”的。他百度到了李御的资料,而“个仙先生”是谁,却始终没有查到。我请他把图片发来看看,很快就见到了这副字。所书诗题为《甲戌冬日同张枫岭、范迦陵、冒葛原集饮个仙先生双薇园,用韵得三首呈教》,诗为三首五律:

持莛寻大雅,门掩薜萝双。三十年如梦,相思一夕降。喜忘杯在手,话到月当窗。妙悟犹难会,钟声隔水撞。

抱膝屏凡玩,萧疏种两薇。何人分美荫,少客到荒扉。妙墨唐佳士,黄金汉布衣。江东迟暮日,何幸睹威仪。

博达群公子,谈经庾信园。辨讹返石鼓,测响过雷门。若为传青史,还应陋法言。所嗟萍梗贱,握手又销魂。

字作行楷,用乌丝栏,典雅蕴藉。落款是“丹徒扫叶生李御脱稿”。引首为“爱根”二字朱文印,诗后分别钤有“李御私印”“扫叶道人”“琴夫”三印,印分朱白,十分醒目。此件为原装老裱,古意盎然,一望之下,绝非俗品。

其时,我正在撰写《文园古丰》,对李御以及诗中的张枫岭、范迦陵、冒葛原十分熟悉,他们都是文园诗侣,堪称一时名士。

李御,字琴夫,号萝村、扫叶道人,晚号小花山人、小花樵长,镇江丹徒人。他性情孤洁,厌恶时文,交游甚广,与黄慎、郑板桥、王文治、毕沅、蒋士铨等人皆有往来。李御为“文园六子”之一,比文园主人汪之珩大五岁,排行在四,故常称之李四。他美丰仪,望之若游闲公子,可惜一辈子没有结婚,晚年居于七佛楼。嘉庆元年(1796),八十五岁的李御在镇江去世,时在广西任职的汪之珩之子汪为霖襄其后事,并为之刻《丁香馆遗集》二卷。

2016年6月,南通军山风景区招鹤崖施工时,工人挖出一块石碑,模糊可见是一首七言诗,作者为张廷珪。这张廷珪正是张枫岭。翻阅《五山全志》可得知,张廷珪,字荆石,号枫岭,浙江人。他是刘名芳的好友,曾以野服访南庐于军山,时正值刘名芳开辟新路,留连七日而去,临别张枫岭作《军山刘郎路记》,并命名为“刘郎路”。在《五山全志》中,还收有他的《蹑云磴》《军山访刘南庐题水云窝石壁》《登狼山口号》诸诗。他与汪之珩也是好友,曾经来丰利参加文园的雅集活动。

范迦陵即范景颐。他字漱芳,迦陵是其号,如皋白蒲人,以博学淹贯而著称,工诗,与兄范捷齐名。他堂姐就是“一柏先生”范贞仪,范贞仪曾授之以《左传》。范迦陵诗文之外,擅长修志,有良史之目。曾应如皋县令郑见龙之请,与周植一起编纂《如皋县志》。有一个细节至今鲜为人知,就是《文园六子诗》为范迦陵所辑。文园诗友中才华横溢者俯拾皆是,为何偏偏由他来编选?汪之珩有一首《和答范迦陵》,诗中有“白发青衫一老儒,廿年文史冠三吴”之句,这也许就是汪之珩的答案。

冒春荣,字寒山,号葛原,自称“花源渔长”,又号“柴湾樵客”,为冒羲元的五世孙,他虽是一介布衣,但名气很大,参与编纂《象山县志》《通州志》《凤阳府志》《两淮盐法志》。他还是著名的诗论家,郭绍虞在编《清诗话续编》时,选其《葛原诗说》。除此以外,冒春荣还著有《綮翠阁秋萍集》《纪游小草》《慈受庵杂纂》《蒙求编》《姓编》等。他当时被称为“家贫腹富,名通身隐”的典范。

李御这件诗作的上款“个仙先生”是谁?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丁有煜。诗中甲戌即乾隆十九年(1754),斯时他受通州知州王继祖之聘,在紫琅书院纂修《直隶通州志》,而同修者中,就有范迦陵与冒春荣。张枫岭与丁有煜也是多年好友,两人时相唱和。关于此件诗作,赵鹏先生在《李御的自书诗》中写道:“题称‘呈教’,款谓‘脱稿’,看来此件就是那时写奉丁有煜者。丁有煜《双薇园续集》收有一首《甲冬日集浙东张枫岭(廷珪)、丹阳李琴夫(御),即席同用灯字》,就时间看正与李诗同,似乎也是这次相聚之作。然而所称人物却少了范、冒两位,也可能写的是那时的另一次雅集。”

众所周知,丁有煜《双薇园集》《双薇园续集》《与秋集》后为清廷所禁,双薇园的故物存世尤罕。此件李御呈教给丁有煜的自作诗,正是双薇园之旧藏。文园亦遭文字狱牵连,六子墨迹都极稀见。二百多年来,这一张从熊熊烈火与锋利钢刀下“逃生”出来的纸片,躲过历代战乱与兵燹,能够流传至今,确实十分难得,此诚如赵鹏先生所说的“则尤觉其可珍贵”。

史海回眸

85年前如皋“蚕豆血案”

□何台

85年前的1938年6月上旬,正值农村蚕豆收获季节。此时的如皋城已陷入日寇之手。

一天早晨,外面下着蒙蒙细雨,驻守东城楼(靖海门)的日军开启城门时,日军和汉奸石昭祥逐个搜查进城卖菜与收粪的农民,他们从进城挑粪的郊区菜农王进忠身上搜到在田间劳作时拾起的四颗蚕豆,推测这是与中国地方武装联络的暗号(此前,如皋地方武装薛承宗部刚刚发生过攻城战斗),即向日军驻如城特务机关宣抚班长横山震报告。住在如城西门迎宾客栈的横山震如临大敌,即刻下令四城门对来往行人严加搜查,对凡是身上带有蚕豆、豌豆的可疑人员一律实施抓捕。张银昌、魏连辉、王学龙及其弟弟等27位农民无辜被抓。

横山震亲自审讯,并施以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加以逼供,终因事出无因查无收获。

约半个月后的6月下旬,日军将其中的25人押至如皋城南门外的“斗姆宫”,用布条蒙上眼睛,剥光全身衣服,供日军士兵当活靶子练习刺杀,25人被当场活活戳死,酿成骇人听闻的“蚕豆血案”(被抓的27人中,张银昌因其妻在美国人海圣德家中当保姆被美国人保回,另有一人被家人筹款保释)。

“蚕豆血案”是日军在如皋制造的一起人间惨案,日军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留给如皋人民无尽的伤痛。如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家乡的基干民兵

□程太和

基干民兵就是在基层工作的、以其为基础和骨干的民兵。上世纪70年代基干民兵是比较重要的活跃在基层的武装组织。那时,每个村庄(生产大队)、企业都有民兵组织。一般的基干民兵配有半自动步枪,邻近公社(集镇)所在地的基干民兵配有机枪、手持机枪。大队开批斗大会,公社开公捕公判大会,都有民兵的身影。

我的老家,海安县丁所公社的民兵组织虽没有角斜民兵那样大的名气,但民兵组织也是相当庞大的。公社所在地周边的丁所、西凌、解放大队民兵营都配有机枪,在县里的民兵军事大比武中还获得过大奖。当时公社有专门分管民兵工作的人民武装部,部长叫殷山龙,干事叫李进。我们记事时就看到民兵训练,正步走、喊口号、练射击、拼刺刀、扔手榴弹等。每年正月农闲时,我们都喜欢到民兵训练的地方去看热闹。70年代中期,丁所公社民兵做了两桩轰轰烈烈的事件,至今60岁以上的人都还有印象:一是承办了全县大型的民兵游泳现场会;二是组织民兵利用开挖中心河的泥土,堆积了民兵训练打靶台。

1974年7月13日,海安县人武部和县体委在丁所公社举办民兵游泳运动现场会。现场会指挥部设在丁所小学大操场,游泳现场指挥中心设在丁所大桥(时丁所大桥为木质大桥,桥身较高)桥中央。游泳比赛起点在丁所轮船码头,终点在栟茶运河与跃进河交汇的“丁”字河口。县人武部、县体委、李堡区委,李堡区所辖1镇7个公社主要负责人出席了游泳运动会开幕式。丁所公社8000余名男女民兵,组织168个游泳组(每个生产队、每个企业、每个学校均组织游泳组),表演集体畅游、武装泅渡、武装侦察、潜水抓敌、架设桥梁、横渡过河、现场救护等16个项目,全县14000多人参加游泳现场会。这次现场会是海安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游泳比赛大会,《新华日报》、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均予以报道。

1975年,丁所公社开挖中心河。中心河将栟茶运河与中凌河的水系接通。利用开挖中心河的泥土,丁所民兵搞了两大工程:在中心河西侧建了打靶台;在中心河东侧建了烈士公墓。丁所公社基干民兵训练打靶一般安排在正月初六到正月二十之间,那段时间,也是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到打靶台看热潮、看民兵打靶的孩子特别多。当年打靶,射击靶子就插在土堆的半腰,一般在200米左右的地方有成排的民兵或站式或跪式或卧式进行打靶训练。打靶射击后,子弹头都钻进了后面的土堆中,以免流弹飞出伤人而造成危险。现在的丁所打靶台还在,只是没人再到打靶台打靶了。

随着军事训练方式转变以及乡镇合并、农村人口减少等诸多因素影响,曾经辉煌的基干民兵已成为过去,变为历史,只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还留有较深印象。

朱兆蓉游西泠

□彭伟

如皋籍篆刻家朱兆蓉不仅多交浙江友人,而且喜游浙地胜景,尤爱西泠揽胜,结交西泠社员。他结社唱和,泛舟湖上,醉心西泠,有诗可寻。《仲春初霁邀同人泛湖》录于《染雪庵遗稿·诗卷》,朱氏眼中的西泠胜境,一览无遗:

迢遥烟水碧玲珑,放棹西泠二月中。云气润分山黛远,天光清入镜奁空。一湖春涨鸭头绿,半岭夕阳鸭背红。莫怪流连暮忘返,浮杯竟日醉春风。

另有《友人听琴以诗见贻,次韵奉和》,朱兆蓉于“明湖曾记聚群仙”笺注:“前年春集,同社诸友泛棹西泠,吟诗谱曲,时云公亦与焉。”“云公”即云闲上人。故而朱兆蓉曾与琴社师友,同游西泠。朱兆蓉又与印社友人共赴西泠雅集。至今孤山仍有一方“壬子雅集题名”石刻,位于小龙泓洞石壁南侧,文云:

壬子秋,贵池刘世衍,石埭徐正钧,如皋朱兆蓉,善化唐源邺,大兴戴书龄,元和杨宝镛,崇明童大年,安吉吴俊卿,余杭鲁坚,平湖李息,海宁周承德,鄞县马衡,嘉兴沈光莹,缙云楼村,会稽胡宗成,山阴吴隐,上虞经亨颐、夏铸,泉唐邹建侯、丁上左、丁仁、胡然、胡希、张景星、钟以敬、王同烈、张惟楙、汪承启,仁和汪嶔、叶希明、叶铭、王绮、王寿祺同题名于此。

1912(壬子)秋,朱兆蓉就已列名西泠雅集,且排名第三。同游人中,西泠印社的名流元老居多,安吉吴俊卿就是吴昌硕,平湖李息就是弘一法师,王寿祺就是王福庵。其中叶铭即叶为铭,确定朱兆蓉印人身份的依据,正是他著的《广印人传》。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